

探索系列

臺灣

教育

400 TAIWAN

經典雜誌 編著



探索系列

臺灣

教育

400

TAIWAN

經典雜誌 編著



時間 空間 人與人之間

看見台灣四百年的美善歷史

經典雜誌發行人

王瑞正

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是構成歷史的重要元素，儘管許多人對歷史的解讀不同；也儘管許多歷史的寫成存在著不少的爭論，但歷史終究是把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編串的一條人類活動的軌跡，不管這條軌跡是深是淺，是正是偏、是寬是窄，無論如何，都是人類意識型態主導下的一系列紀錄。

歷史成爲一門專門的學問，由來已久，許多大學設有歷史系、歷史研究所，甚至歷史博士班，可見讀史、治史、寫史變成人類的大事，每個朝代都設有國史館、都設有御用的史官，每個朝代也都編寫著屬當朝觀點的歷史，而每個當朝的歷史，也都充滿著由當權者所主導的主觀意識型態成分，於是歷史就變得不十分可靠。政治左右了歷史的純度，歷史的純度又左右了人民的思考，所以各朝各代有正義感的歷史學家，都會有些不平之鳴，發出「讀史難、治史難、編史更難」的感嘆。

其實，嚴格地說，只要能擺脫政治的糾纏與意識型態的牽制，治史與編史並沒有那麼困難。如果能做到像胡適之先生所說的：「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治史又有何難？遺憾的是：「人在朝廷，身不由己」，治史的人往往和政治意識型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想跳脫政治干預的漩渦又談何容易。

慈濟人文志業中心鑑於治史不易，所以我們另闢蹊徑，企圖將政治的影響降到最低程度，用貼近生活的方式反應四百年來台灣人民的筆路藍縷。慈濟今年已屆滿四十週年，四十年來慈濟從事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志業，相對於台灣的四百年，四十年的時間實在微不足道。但時代在變，社會在變，我們生活的空間也在變，慈濟四十年的點滴作爲，確在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與貢獻。

慈濟在傳承與創新間，在科技與人文間、在宏觀與微觀間，都做了最好的調適與開創，慈濟的人文與大愛的精神已儼然成爲台灣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環，在歷史的長河裏，慈濟涓涓活水的注入，使台灣的歷史更爲波濤壯闊。這種開創性與影響性，說是「慈濟現象」也好，說是「蝴蝶效應」也罷，總之，慈濟的四大志業對台灣社會引發了不小的震撼與影響已是不爭的事實。循著慈濟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志業發展的軌跡，我們想藉此全面檢視四百年來台灣的「慈善發展史」、「醫療發展史」、「教育發展史」、「人文發展史」，進而從中理出一條擺脫政治緊箍咒的制約，讓它更貼近從古至

今，台灣先民與今人生活的歷史。

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道德哲學家李文納(Emmanuel Levinas)曾這樣說：

除非我是爲了某些原因而存在，否則我什麼都不是。人類是具有意義的存在。我們可以清楚地見到，我們其實是很自然地，真的爲別人而存在，只有「爲他人而活」，才是唯一可靠的安身之處。

不管歷史上有多少征伐戰爭，也不管人與人之間有多少衝突殺戮，更不管人我之間有多少愛恨情仇，但人，總脫離不了別人而存活。人，最牽掛的還是人，不管是親人或仇人。所以另一位哲學家利夫頓(Robert Lifton)也說：

當我努力想像生命的終點時，浮現在我心中的意念是：「與他人關係的分離與終結。」所謂「關係」(Connection)，不僅僅是指「一起出現」，也指晤面雙方的互動內容。

我們策畫這套《台灣慈善四百年》、《台灣醫療四百年》、《台灣教育四百年》、《台灣人文四百年》所採取的角度與立場，就是那種人與人之間相互依存的立場；那種人與人之間相互連結的互動。我們不要有太多的政治牽制，我們要有更多的人道關懷；我們不要有太多的族群對立，我們要有更多的人際和諧；我們不要有太多的傲慢與偏見，我們要有更多的慈悲與謙卑。

歷史是一面鏡子，從歷史這面鏡子中，我們可以看清台灣四百年慈善、醫療、教育、人文的來時路，以及歷經這些來時路的艱辛與轉折。尤其二十世紀中葉到二十一世紀初，慈濟四大志業的異軍突起爲這四大領域的歷史注入新血與活力，在非政府組織(NGO)觀念、作爲、組織與方法上注入了清澈昇華的活水，這是值得注意與讓台灣民眾引以爲豪的一件大事。

慈濟基金會創辦人證嚴上人一再強調：「台灣無以爲寶，以善、以愛爲寶。」事實上，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一塊以純真勤樸見長的美麗寶島，雖然政治的多變與列強的爭奪，讓台灣百姓多災多難，但透過對台灣四百多年來慈善、醫療、教育、人文歷史的整理，我們認清了台灣百姓的善良，先民在這四大領域的歷史中都沒有交白卷。

這四本套書的編著完成，我們要感謝慈濟人文志業中心平面媒體的所有同仁，合心、和氣、互愛、協力，發揮了團隊分工合作的精神，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完成了四本大書，作爲慈濟四十周年慶的獻禮。

歷史照片的蒐集和尋找，是本套書編輯過程最大的難題，然而，我們同仁也確實跑遍了台灣各大小圖書館，接觸了不少台灣民間的史料收藏家，甚至遠赴歐美著名圖書館，蒐集可用珍貴照片，目的就是要讓本套書能夠圖文並茂。希望讀者在閱讀的同時，能給予一些讚歎與掌聲，畢竟每一張照片，每一篇文章都費盡心力，得來不易啊！

拾風中葉 淘長河沙

寫於文教台灣四百年之前

經典雜誌總編輯

王志宏

住家附近的小公園，位處可以俯瞰整個台北盆地夜景的台地邊緣，大小工廠林立著，青年在夏夜裏依著涼風練習著舞步，那是一群在此工作的東部阿美族年輕人，遵循著傳統，空閒時相約練習。是強迫也好，是自發也好，跳著祖先流傳下來的舞步，唱著祖先代代遞嬗的歌謠，面對山下燈火絢爛，我竟極端羨慕起來。

十幾年前在蘇格蘭高地的一座小鎮上的午後，看到當地的小男孩與小女孩自傲地穿上蘇格蘭裙，投入鄰里間的傳統舞蹈比賽，小男孩面對我們這些外來者，在鏡頭前所流露出的自信，其父母師長更是毫不保留地嘉許與驕傲其子弟的表現。那晚，我領悟了些許，憶起了幼時曾看到父親隨著鄉裏的子弟戲團，於廟前粉墨登台的情景，而這些些的記憶片斷，在離開填鴨教育體制的二十年多後，竟彌足珍貴與鮮活。

過去的工作，讓我習於四海為家，一趟南極的旅行可以耗上三到四個月，更可以花半年去走一趟青藏高原。四、五年級生的這一代，無論是用任何名義，出走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因為在教育中我們被告知祖先辛勤開拓的島嶼並不是一塊沃壤，而是一座叢爾小島。我父母親的時代經驗警惕著要避免與威權體制思想和政治對抗，否則會釀成身陷囹圄的悲劇。於是選擇要嘛出國留學，當成外國人返鄉光宗耀祖；要嘛用各種藉口流浪於外，出生的島嶼彷彿有著原罪般似的，並不是一個光榮的胎記。

時間的巨輪滾動著，大環境也終能變化。在經濟的帶動下，逐漸富裕的島嶼子民已不需時時憂慮能否溫飽，政治的桎梏也在民眾的逐漸甦醒中鬆脫。

但令人憂慮的是，歷年來的人文教育環境幾以滿足執政者的意圖為目的，各朝政權蓄意刪選編纂只對執政者有利的教材。長期的制約下的文教環境，在解開束縛後，反而多的是爭執，多的是衝突。這個衝突部分導因於扭曲的教材與環境，被迫承載著日治時期的台灣早期移民，對時代的認知，是絕然不同於二戰後隨國民黨撤退來台的中國移民。歷史的無奈，是權力者擁有一切，這個一切還想擁有被統治者的心靈。這樣的隔閡，在今日或許依著台灣對政黨的迷戀，而被撕裂成兩個族群的主因之一吧！

一九九八年五月，在阿富汗的中部高原城巴米揚(Bamiyan)，與一

位學者耆老訪談，時空背景是北方聯盟與塔里班大戰前，硝煙漫漫，街道上更是難民惶惶，盡皆憔悴飢黃。曾為當地農業及文化部長的夏發緒教授一席話，仍迴盪至今：「我們哈撒拉人(Hazara)雖然有著數千年的歷史，但整個民族被迫更改了三次的宗教，三次的語言，至今依然一貧如洗，這一切只不過是因為我們生長的地方剛好是兵家必爭的戰略位置。我們是最勤勞的民族，比誰都希望和平，比誰都渴望安定……。」

當時聽聞此言，遙遠山中民族的國破人亡處境與著太平洋濱的台灣島，多少有著那麼一點神似，將心比心，對哈撒拉人的處境更是寄以無限同情，而同時也期望台灣不會有著相同經歷。

《經典》雜誌能否特別著墨於台灣歷史，能否坦蕩地書寫出一塊歷史，從創刊初期就成為了不可承受之重的使命。於是我們刊出【萬年淬鍊的台灣人】，於是我們探訪台灣先民【南島語族】的足跡與傳承，直溯漢人移民前之台灣歷史。

而我們更始委託蘭伯特先生，代為蒐羅十六至十九世紀外國對台灣舉凡書報雜誌的報導，終於二〇〇二年結輯成書，蘭伯特將之定名為《風中之葉》。他說蒐羅的過程，對台灣島的來龍去脈有了較清楚的了解，從列強的覬覦到大清到日本，到國民黨，到現今與中國的對抗，台灣似乎都在為著自主性奮鬥，形如葉子的台灣島，就像風中的葉子，不由自己。

風中之葉——多麼貼切的稱呼，如果四百年的台灣歷史是一掬落葉，那我們得遍拾風中葉，想辦法讓它們能繽紛飛舞起來。

二〇〇五年的六月，與黃效文先生溯長江、覓新源，新的源頭實際上是一座雪峰，不是一窟泉眼，從雪山融化的雪水順著山坡流下，再匯成小溪，再合成小河，黃說他領悟到了多元的哲學。

多年來的探索，我們清楚地了解台灣的長處應在多元，從荷西、明鄭、清領、日治乃至民國，這四百年來，一路長河蜿蜒，儘管不是順遂，儘管其中有險灘、有伏流、有波濤，但這條名為台灣的河仍廣納，仍滔滔。

依著慈善、醫療、教育與人文四大主題來分寫台灣四百年史，是一項創舉，但也因此可以不受政治立場的太大左右與限制，反而更可鋪陳出四百年來多元台灣的涓滴面向。此四書的編纂，得感謝慈濟人文志業中心《慈濟月刊》與出版部的鼎力挹注，《台灣慈善四百年》與《台灣醫療四百年》二書終能順遂；再感謝慨然執筆相挺的學者專家，讓這系列書有了更精闢篤實的內容；而近年因而案牘勞形的經典同仁之承擔與執行，終讓此書順利付梓！

拾風中葉，繽紛過往；淘長河沙，細數歷來！

總序

- 時間 空間 人與人之間 看見台灣四百年的美善歷史 王端正 2

序

- 拾風中葉 淘長河沙 寫於文教台灣四百年之前 王志宏 4

荷西篇

- 「有字之初」的歷史新頁 荷據時期台灣教育史 蔡文村 10
殖民帝國下的語言與文字 童貴珊 24
文明乍現 西班牙在台灣北部的教化 蔡文村 26

明鄭篇

- 東寧王國的教育 明鄭時期的官學與私學 蔡文村 34

清領篇

- 普及文化，功利導向 清領至日治初期的台灣教育 鄭吳富 46
宣化厲俗 清末日治時期台灣鸞堂與民間道德教育 李世偉 62
上帝國的教育藍圖 日治前的教化推手——長老教會 林民昌 66

日治篇

- 內地延長主義下的宏規 日治初期的初等教育 邱雅萍 76
林民昌 76



| | | | |
|--------------|------------|-----|-----|
| 且戰且走的教育政策 | 日治中期的同化教育 | 林民昌 | |
| | | 張玉秋 | 94 |
| 戰爭陰影下的「國家」認同 | 日治末期的皇民化教育 | 林民昌 | 106 |

民國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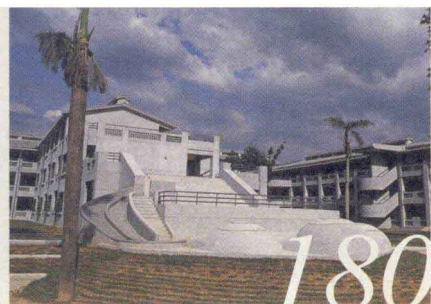
| | | | |
|------------|-----------------|-----|-----|
| 政權更迭後的教育方針 | 台灣光復至九年國教 | 許智香 | 122 |
| 台灣教育外一章 | 僑民教育 | 童貴珊 | 136 |
| 從威權到民主 | 由專制轉趨開放的教育 | 許智香 | 146 |
| 孩子放洋去 | 小留學生的悲與喜 | 童貴珊 | 162 |
| 國王的新衣？ | 二十一世紀發軔於民間的教育改革 | 潘美玲 | 170 |

大愛篇

| | | | |
|-----------|--------------|-----|-----|
| 為百年志業造橋鋪路 | 慈濟大學的通識與人文教育 | 程諾蘭 | 182 |
| 守護慧命的磐石 | 談「慈濟教育完全化」 | 陳昭儀 | 188 |
| 從大地湧出的藝術品 | 慈濟「希望工程」教育觀 | 鄭吳富 | 196 |

【附錄】

| | |
|---------|-----|
| 台灣教育大事記 | 212 |
| 圖片索引 | 228 |
| 參考書目 | 23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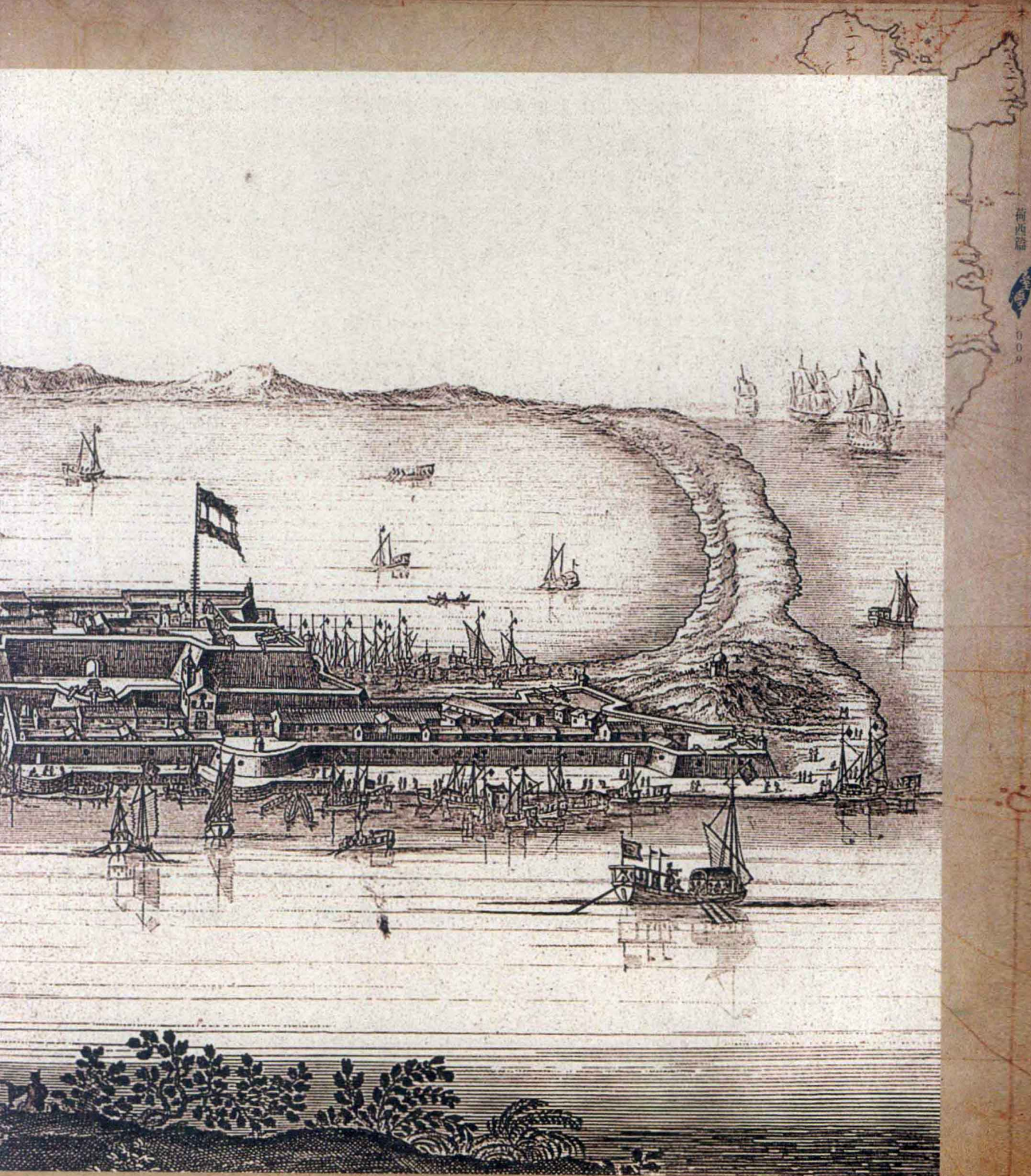


荷西篇

隨殖民而來的文明曙光



一六二四年，台灣在明朝與荷蘭政府「默契」下成為後者殖民地
在台南大員海岸的沙洲上，荷人構築「熱蘭遮城」以為要津
就在兩年後，西班牙也緊接而來占據北台灣
依隨著殖民者的版圖，上帝的教化也在島內傳播著
彼時經由傳教士催生的「文字」，宣示文明教化的契機



台灣故無史也。荷人起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

這是連橫《台灣通史》序文的開場白，一般人或許認為，這句話在今天看來未免誇大，台灣不是有許多如「十三行」等出土遺址文物，證明台灣自有其悠久歷史嗎？然而，就歷史「記載」觀點而言，可謂「有字，厥有史焉」，唯有付諸文字紀錄的歷史，才能稱之為信史。因此，史家常以文字的有無，分別史前與歷史時期。簡言之，正因為荷人的據台、肇造文字，台灣才從史前時期走入歷史時期。荷西時期，開啓了台灣歷史的新頁，也促成台灣教育的發軔。

荷人之所以占據台灣，可遠溯至公元一六四八年荷蘭脫離西班牙統治之前。在一五六〇年代，原屬西班牙治下西屬尼德蘭(Spanish Netherlands)的「荷蘭省」，因境內缺乏天然資源，一切仰賴對外貿易，而在優越的造船及航海技術發展下，當時已是歐洲貿易發達地區之一。然而，在面對高壓統治與經貿箝制，為尋求海上貿易出路，因此於一五八一年與北方西屬六省共組「聯合省共和國」(Republic of United Provinces)，從此與西班牙當局陷入長達八十年的爭取獨立戰爭。

一五九二年，獨立的戰火方熾，西屬尼德蘭商人被禁與所有西班牙海外屬地貿易。同年，荷蘭第一家「遠方貿易公司」(Compagnie van Verre)成立，透過葡萄牙里斯本進口亞洲貨物，以從事海外貿易。其後更派出艦隊試圖找尋航路，以拓展海外乃至東方的商機。

而與荷據台灣史最為深遠的聯繫，自屬「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的成立。原本，荷蘭的貿易公司自組船隊、各家競爭，無形削減整體對外貿易，尤其無力與西、葡等國在南洋競爭，更對其獨立之路不利。

因此，當時代表荷蘭最高當局的「國家議會」(States-General)，便於一六〇二年三月二十日頒布《聯合東印度公司憲章》，除宣示統一的「聯合東印度公司」成立外，並授權其獨占印度、太平洋海域貿易，以及設置武力、司法等權限。換言之，聯合東印度公司對外即代表荷蘭政府，可逕行占領、宣戰、媾和及訂約。至此，在強力奧援下，荷蘭船隊頓成海上貿易勁旅。

荷人進據大員

在荷蘭崛起前，西、葡兩國早已占據遠東貿易多年。一五一四年，葡萄牙人至廣東進行貿易，後獲明朝官吏准許在澳門互市、居留，並於一五五七年設官置戍，等同殖民。一五七五年，西班牙在遠東的基地——馬尼

「有字之初」的歷史新頁

荷據時期台灣教育史



圖 荷蘭傳教士以羅馬拼音結合原住民語創制「新港文」，以教導原住民識字便利傳教。後來原住民也用新港文字與漢人訂定契約，俗稱「番仔契」。

拉，派遣傳教士為使節隨軍至福建要求通商，並得到在漳州的通商權。而繼起的荷蘭，先有一六〇一年范聶克(Jacob van Neck)率艦至澳門要求互市被拒；後有韋麻郎(Wybrandt van Waerwijck)率船隊於一六〇三年襲擊澳門遭葡人擊退後，曾伺機占領平湖(今澎湖)欲與漳州通商，而為福建都司沈有容率軍逼退。

一六二二年，聯合東印度公司在遠東的基地——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的總督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派遣雷約茲(Cornelis Reijerez)再攻澳門，同樣失敗轉占澎湖，要求與廈門互市，雙方僵持不下，終於在一六二四年達成協議——荷蘭人退出自元代以來即是中國版圖的澎湖，而轉占當時不隸屬任何政權的台灣。

荷人選擇在大員(今台南市安平區，昔時原住民語稱Taioan，漢語為大員)海岸，一處南北長五公里、東西寬一公里的沙洲為據點，在此建奧倫治城(Orange，一六二七年擴建更名「Zeelandia」——熱蘭遮城，即今安平

古堡)，並由此開展其殖民統治。

而之所以選擇此彈丸之地，推測其初衷，不過是想在台灣本島旁建立一個供補給、轉運的中繼站而已；其目的除了欲以台灣做為前進中國及日本發展經貿、傳教的跳板外，還能箝制西班牙自馬尼拉往中、日的海上經貿路線。直到中、日實施海禁、鎖國，荷蘭經貿、傳教處處受限，才轉而經營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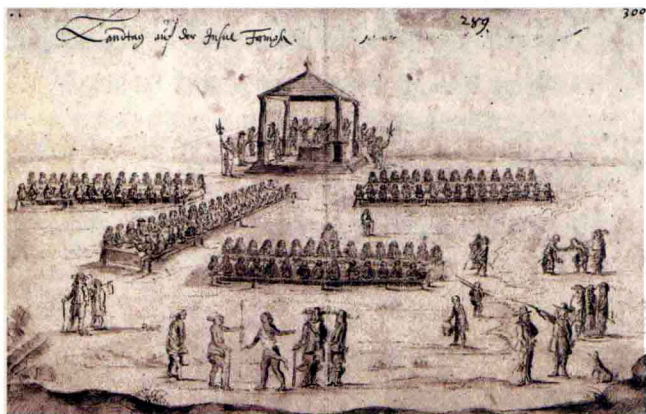
為照顧海外殖民地員工的宗教生活，聯合東印度公司多派駐牧師，除用以安撫荷人心靈，更可做為海外傳教的前導。隨著海外殖民地增加，神職人員需求日增，故於一六二二年在荷蘭萊頓(Leiden)大學設神學院，以培養海外傳教士。

在據台初期，首任駐台行政長官宋克(Maarten Sonck)要求荷蘭方面派遣能教化原住民的宣教師來台，但最初僅派駐「探訪傳道」人員(Catechists，即傳道師，可主持佈道、禮拜，但無施授洗禮的神職人員)，直到一六二七年六月，受業於萊頓大學的干治士(Georgius Candidius)牧師抵台，傳教事業才算真正地開展。

首位來台牧師——干治士

殖民統治的目的，是以政經利益為最終考量。為便於統治、養成順民，需對新殖民地進行「教化」的工作；而受僱於聯合東印度公司的傳教士，即是其派駐各地的教化先鋒。從傳教士的傳教路線及範圍，恰可看出殖民勢力的先後及消長。

當干治士首度在新港社(今台南縣新市



圖荷人征服原住民諸社後，令各社頭目集合向荷蘭宣誓順服。隨著征服腳步邁進，教化的推行隨之而來。



一九一一年，在日人鏡頭下，精於演奏的鄒族（上圖）與嫻熟編織的泰雅族（下圖）。十七世紀與荷人接觸的平埔原住民，多因族群同化而消逝，今人僅能從後世山地原住民的影像中尋覓其身影。



鄉社內村) 落腳，正代表眼前是新近收服、亟待教化之地。

新港社為平埔族西拉雅語系的一支，當地通行語言習稱「新港語」。當干治士初履這片土地時，面對的是怎樣的風土民情呢？

一六〇三，年隨沈有容來台剿倭的陳第，其所撰的〈東番記〉對此地民情述之甚詳：「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澎湖外洋海島中；起魁港、加老灣，歷大員……皆其居也……別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無酋長，子女多者眾雄

之，聽其號令……。」「東番夷人」即西拉雅人，他們生性好勇喜鬥，「鄰社有隙則興兵，期而後戰，疾力相殺傷，次日即解怨，往來如初，不相讎。」

因「地多竹」，故皆「伐竹構屋，茨以茅」。並且建有「共屋……曰公廨」，凡「少壯未娶者」聚居之。而適婚年齡男女，則是「女子可室者，遣人遺瑪瑙珠雙，女子不受則已；受，夜造其家，不呼門，彈口琴挑之……女聞，納宿，未明徑去，不見女父母。自是宵來晨去必以星，累歲月不改。迨產子女，婦始往婿家迎婿……。」是知為「女可繼嗣」的母系社會。

耕獵為主要生產活動，「無水田，治畚種禾，山花開則耕……居常，禁不許私捕鹿；冬，鹿群出，則約百十人即之，窮追既及，合圍衷之，鏢發命中，獲若丘陵，社社無不飽鹿者。」而在對外交通上，「漳、泉之惠民、充龍、烈嶼諸澳，往往譯其語，與貿易；以瑪瑙、磁器、布、鹽、銅簪環之類，易其鹿脯皮角。」但交易則「結繩以識」，蓋因「無曆日文字，計月圓為一月、十月為一年，久則忘之，故率不紀歲，艾耆老髦，問之弗知也。」

創制「新港文書」

面對眼前「無曆日文字」的化外之民，干治士為順利達成傳教任務，乃進駐當地搭建竹屋，積極融入住民生活，並學習當地語言。在甘為霖(Rev. William Campbell)編譯的《荷據下的福爾摩莎》(Formosa under the Dutch)中，收錄干治士關於此期的文書紀錄。



圖 尤羅伯牧師在傳教事務上用力極深。但在獎勵與武力並行的手段下推展的教化，往往也引來爭議。

在他的教會工作摘記與致長官的備忘、書信中，對當地風土民情多所著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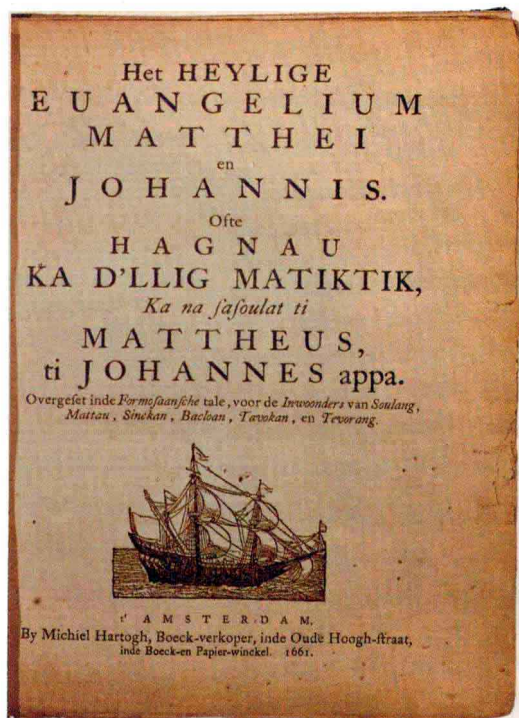
在致駐台長官努易茲 (Pieter Nuyts) 的備忘錄中，干治士提到，因為本地住民「既無成文文獻，也無熱誠的教師教導他們信仰。只有一些像尪姨似的婦女，和男人一樣都不了解何謂宗教。」因此，為移風變俗使其虔敬地歸服上帝，唯有藉傳教啓迪未開的人心，而首要工作，就是要讓他們能讀書識字。

為解決住民不識文字的問題，干治士以羅馬字母為新港語拼音，以便讓住民就自己的語言學習「文字」，這種以新港語為語音基礎，結合羅馬字母所創制出來的拼音文字，即是後世所稱的「新港文」（或稱「新港文書」，以其最初由日籍學者村上直次郎於一九三三年收錄原住民古書文契，著成《新港文書》而得名。又因現存新港文多見於當時平埔族有關土地租賃、買賣及借貸等書契，故俗稱「番仔契」）。

駐新港社初期，干治士即致力於新港文字典的編寫，及以新港文翻譯《聖經》篇章、基督教教義及祈禱文等，以便推行傳教工作。

他於一六二八年年底的紀錄中提到：「我非常勤奮地學習其語言，一開始就教他們基督教信仰。至今為止很成功。在一六二八年的最後兩週，有一百二十八個人會祈禱文，並能以最令人滿意的方式回答基督教信仰的問題。」傳教工作的順利推展，讓干治士充滿信心，要建一座教堂以「身心合一地敬拜上帝」。

關於教務的推動，他在同年八月致巴達維亞總督的信中提到，規畫將當地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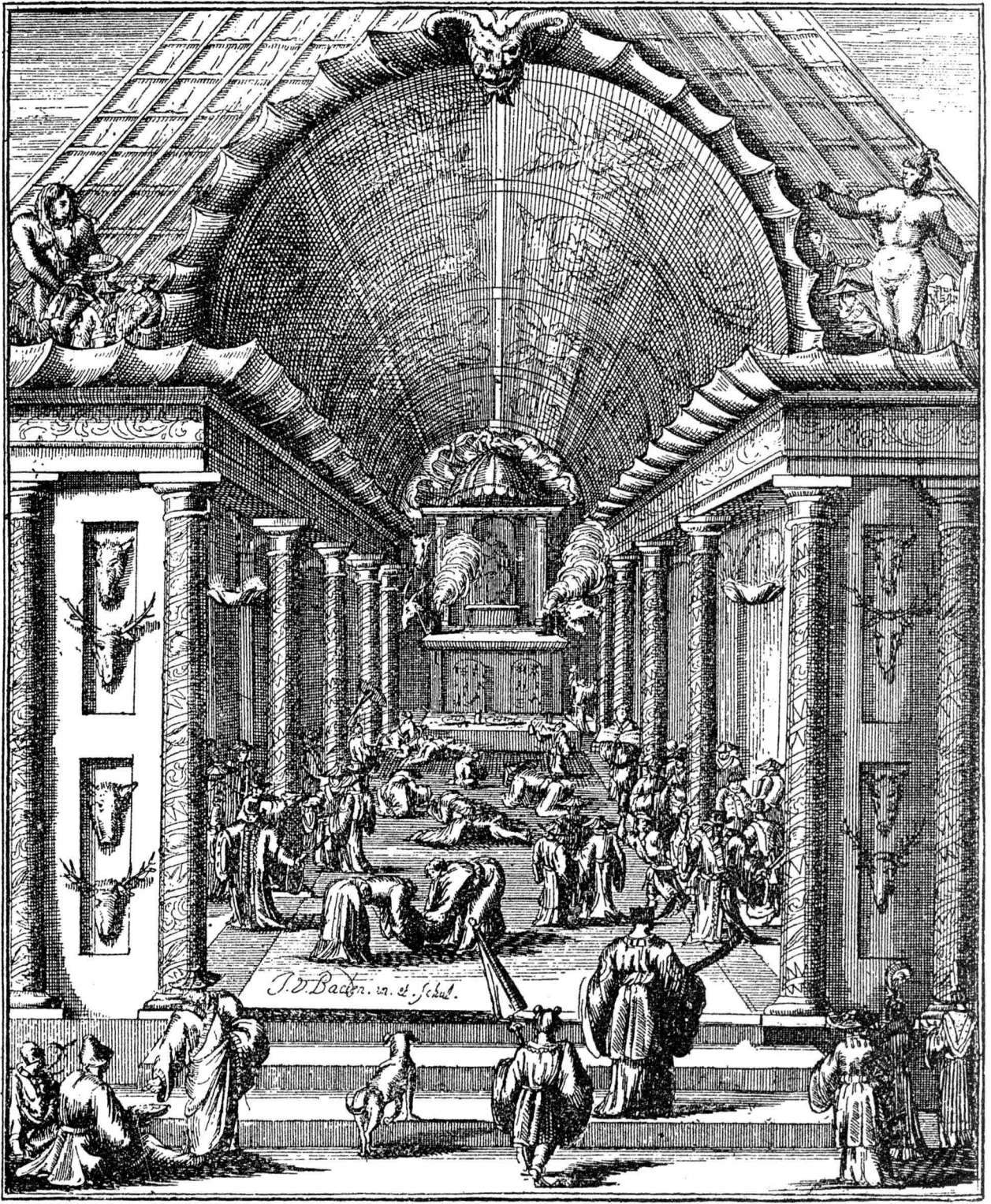


倪但理 (Daniel Gravius) 牧師改寫尤羅伯的簡化版教義，依正統教義編纂《新港語馬太福音》。

成十四個教區，命令每兩區的成年男女，每天輪流在上、下午上課，每人每週上課一次兩小時；小孩則是上午九點到十二點上課，這樣應不致影響他們的生產作息。

推展教化的插曲

原本，干治士認為在任期屆滿返荷前，教務當可順利地推展下去。然而，隔年發生的「里加事件」，卻讓他的工作中斷。他在一六二九年二月致巴達維亞總督的信中提到，駐台長官率武裝士兵欲逮捕一名叫里加的原住民，因為他在一年前勾結日本人，「做了許多有害荷蘭人的事」。但里加已聞風藏匿，且村民對外皆守口如瓶；因此長官威脅限期交人，否則將對全村發動攻擊，並要求干治士立刻回熱蘭遮城。



占領初期，荷人藉武力擴展版圖，而為順利獲得殖民地利益，教化的工作勢不可免。在這幅版畫中，荷人勾勒出教堂的雄偉面貌，擘畫美好的未來。